

Zhang Jia Wei

标签的荒诞



张佳玮

自由撰稿人

Free Lancer

杂食动物

印象派这词，最初是用来骂人的。

印象派最初核心小圈子，是莫奈、雷诺阿、西斯莱与巴齐耶四人组成：莫奈与雷诺阿尤其是两个穷小子，19世纪60年代一度靠蹭饭为生。雷诺阿多年之后老了，还说多亏莫奈年轻时喜欢华丽穿着，他俩就靠一身好衣裳，跑别人家去蹭饭，吃鸡、喝香贝坦红酒，快活似神仙……莫奈与雷诺阿二位当时的创新，一反学院派新古典的素描作风，也懒得塑造所谓理想美，而热衷于户外绘画：把握光影空气情景，用细碎笔触描绘。

毕沙罗、塞尚与德加们，则是后来加入的：本来，他们与莫奈、雷诺阿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只是年纪相仿，又都挺有叛逆精神。这里面埃德加·德加很有意思：他大莫奈六岁，有钱家庭出身，早年科班里学过，不像莫奈与雷诺阿，到巴黎时还是野路子。德加很推崇莫奈式的迅疾笔触，但对莫奈与雷诺阿的绚丽光影，兴趣就小了。当莫奈与雷诺阿

两个穷孩子跑出门，到处描绘花园野地、浴场河流这些不要钱的风景时，德加却请得起芭蕾舞演员来给他当模特。1872年，莫奈在他老家诺曼底的勒阿弗尔看着海景琢磨《印象·日出》时，德加却能跑去美国，住在新奥尔良，舒舒服服地画画。

1873年，莫奈公开呼吁：应建立一个新的艺术家团体，独立于学院派之外——当然没人听啦。于是，莫奈们决定自己动手了。也就在这年，雷诺阿的兄弟爱德蒙负责整理展览目录，跑去跟莫奈念叨：“你这都什么画名？《村里》《出村》《勒阿弗尔的风景》？你不能起个好听的名字吗？”莫奈：“那，最后这幅，改叫《印象》怎样？”爱德蒙：“还是叫《印象·日出》吧！你们画家呀，真不会起名字！”

1874年春天，在巴黎市卡皮西纳大街35号，

第一次印象派画展开始。当时自然引来了各色争议。一种流行的说法是：“这批人就是把几管颜料装进枪膛，轰两发上画布，签个名——这也叫作画！”评论家路易斯·勒鲁瓦先生举着莫奈的《印象·日出》，说这批人是“印象派”——自然，那是拿来骂人的，但不小心就此命名了一个时代。

1874年之后12年，类似展览陆续开了七次，终于到20世纪，莫奈与雷诺阿活着看到自己成为传说，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国家收藏。多年后听来，这是艺术史上最传奇的故事：一群外来青年，以民间印象派对抗学院派，从此永久改变了世界对艺术的欣赏眼光。

但其实又有不同。比如毕沙罗将年轻的修拉和西涅克引入了这个团体，修拉挺崇拜莫奈，但莫奈并不算喜欢修拉，莫奈觉得修拉太理性太科学了，莫奈自己喜欢的，可是“画亲眼看到的東西”呢。至于同为印象派代表的德加，也和莫奈分道扬镳了。甚至绘画史上公认为

所谓“后印象派”三杰的塞尚、高更和梵高，其实也大不相同。

这大概就是标签的荒诞：明明风格完全不同，只因为某一段时刻聚在过一起，便会贴上个标签。有些标签一开始还是骂人的，但久而久之，就成了历史名词，然后稀里糊涂就搁一起了。

类似的荒诞，海明威也遇到过。20世纪20年代，海明威在巴黎。比海明威年长的女作家格特鲁德·斯泰因，也住在巴黎，算海明威的前辈。某天，她跟一位修车青年闹点不愉快，就对海明威说：“别跟我争辩，你们就是迷惘的一代。”海明威自然觉得这话不能接受。讽刺的是，后来海明威出版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时，扉页提了斯泰因这句“迷惘的一代”。结果这本书大红，连带这个词也成了历史名词。于是文学史就说海明威是迷惘一代了。█

印象派，那是拿来骂人的，但不小心就此命名了一个时代。